



新经典书系

世界的尽头，
我的女友

〔韩〕金衍洙
著

李娟
译

World's
End Girlfriend

爱就那样姗姗来迟 / 一经触碰 /
一经触碰 / 便无影无踪 / 宛若三月之雪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经·典·书·系|

世界的尽头，我的女友

[韩]金衍洙 著

李 娟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的尽头, 我的女友 / (韩) 金衍洙著; 李娟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7
(新经典书系)

ISBN 978-7-5534-1925-1

I. ①世… II. ①金…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5323号

© 2009 by Kim Yeon-su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through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7-2012-3900

The WORK is published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Kore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Shijie de Jintou, Wo de Nüyou

世界的尽头, 我的女友

【出版策划】孙 昶

【作者】(韩) 金衍洙

【项目统筹】张岩峰

【译者】李 娟

【责任编辑】刘晓敏

【内文设计】长春创意广告图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吉林省良源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1925-1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唤一声我的KK	001
值得铭记的过往	021
世界的尽头，我的女友	041
当你们也都年届而立	061
皆大欢喜的新年	082
度假的必要	100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多孤单	123
似笑似泣，亚力斯，亚力斯	143
奔月的喜剧演员.....	164

唤一声我的KK

在那之后，在十三年缓缓流逝的岁月里，我屡屡想象年幼的KK曾游过的那条河流。刚年满七岁的他身着内裤，纵身跃入冰凉湛蓝的水面。

在那儿，他把身体托付给流淌的水流，仰望天空，静静躺着。KK随波漂流的年轻躯体永不干涩，湿漉漉的。他远望白云，呼吸吐纳。在多年之后我喜欢依偎的胸脯之上，温暖的水波由于夏日骄阳的抚摸悠闲地荡漾开来，宛若水尾、柳叶、纸船。在我的想象里，水波不停地在KK的腹部勾画着海岸线，他的身体浮在水面上，随波漂流。

为飞往KK出生的国度，我坐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等候，此时眼前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无论何时，这一画面都处于令人神往的金色阳光之下，而且总是在相同的静默氛围中铺展开来。每当望着笑容灿烂的KK，我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

据我所知，我最美的面孔是他含笑瞳孔中的面孔。两侧瞳孔中各有一副，一共两副。现在不管再怎样凝视我的脸庞，也无法看到那样的面孔。即便如此，我仍心满意足。显然，最美的面孔如今再也无

法看到。我年近花甲，面颊日益消瘦。这当然是指皱纹越来越多。如今，构成我的细胞不懂爱情。

深爱过KK的细胞早已从我的体内消失。一想到这些，我久久合不上眼，因为担心眼泪会掉落。

KK七岁时湿漉漉的身体去了哪儿？很久以后痴迷于他的身体，爱得死去活来的我的细胞又去了哪儿？

在这段穿越世界上最宽广大洋的时间里，我读着一本名为《同一时间》的书，终于发现了能够解决这一疑问的线索。书中登载了天体物理学的未解之谜：“科学家们利用星球的移动速度计算宇宙质量时发现，即使把宇宙上所有星球的重量合在一起，也不及宇宙整体质量的10%。那么占据90%以上的是什么？”科学家们给它取名为“暗物质”。暗物质不可观测，无法证明它的存在。这种神秘的暗物质不存在于我们身边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占据了宇宙的90%。我看书入了迷，以至于没听到即将关灯的广播。机舱内暗了下来。窗外依然一片光明，乘客们却到了就寝的时间。

我想说，如果说这宇宙的90%由我们无法感知的物质构成，那么KK年幼的躯体、深爱过这躯体的我的细胞所去的地方一定别无他处。还有，我最美的面孔同样如此。只是你看不见罢了。

根据主办方发来的邮件，历时三天的作家大会日程全部结束后，所有外国作家可以在第三天下午1点至6点去喜欢的地方自由观光。唯一的条件是，晚上6点组委会在外国作家下榻的宾馆安排了欢

送晚宴，到那时务必要赶回。我之所以对召开的这次东亚女性作家大会心有所动，正是因为这第三天的日程和邀请国的名字。这个国名使我回想起那些令我无法自控、爱得痴迷的夜晚。从未踏上过的那片土地，也让我发疯般地热爱着。我们曾是恋人。从那个国度，KK来到我的身边。

从机场驶向市区的车内，海琵用略显僵硬的语调说，如果第三天有想去的地方，拜托我事先把地名告诉她。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邦湄。”

“邦湄？”海琵歪着头，通过后视镜注视着我。她道了歉后又重复道：“邦湄。”海琵笑出声来。我意识到“邦湄”这个发音在韩国人听来很是滑稽。她一定是第一次听说。

海琵又试着念了几次。“邦湄，邦湄，邦湄……”接着，她左手握着方向盘，一边为自己的英文不好而道歉，一边用右手翻开副驾驶座上的手提包，拿出纸和笔来。我在递过来的纸上写下“Bamme”。我递过纸条，她仔细看了看，又试着念了起来，“邦——湄——”海琵让我对邦湄做一下简单说明。

“那里离首尔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翻越一座长满栗树的山峰，便可看见黄色的海洋。”除此之外，我对邦湄不能再做出任何解释。其实，我也不能确信自己所说的话是否正确。在说出“邦湄”的瞬间，我已然失去了判断力。

不久以后，汽车靠右沿着一片漆黑的大海行驶起来。远处的灯

塔发出的灯光忽明忽暗。海琵告诉我，我们即将到达的城市建于600年前。

在飞机上，我已经读过了《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了解到熟悉那座城市的外国人称其为“没有永远，充斥着昙花一现与碰撞冲突的都市”。

读到这句的瞬间，我想象着紫楹花随风漫天飞舞的画面。那座城市里，也会有紫楹花盛开吗？我突然好奇起来。海琵的话钻不进我的耳里，茫茫思绪漂浮在夜晚漆黑的海面上。

于是，我开始向海琵讲述KK是怎样突然脱掉上衣，纵身跃入米德湖的。虽然位于沙漠中央，但那里拥有游艇停泊场和海滩。跃入湖中的KK向我摆着手，笑容灿烂。

他说，要向我展示自己小时候在故乡小河里练出的泳姿。他就势躺倒在水面上，在下午3时的湖面上随波漂流起来。他要向我表演的游泳名为“a corpse swimming”，即僵尸游水。他上臂纹丝不动，双脚啪啪地蹬出水花，身体在水面上漂移。

“赶紧从那儿出来！”“僵尸游水”一词令我反感，我大喊了一声。“到底从哪儿学来的这种东西？”望着站在湖岸的我，KK笑着说：“在邦涓，我的家乡。小时候一到夏天，我就会躺在水面仰望天空中的云卷云舒，还有阳光。我想起那时候来了。那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话音刚落，KK的身体便沉入湖中。不一会儿，我跳进齐腰深的湖水，凝视着他的躯体潜入水中时激起的每一道朦胧的水

纹。我骂骂咧咧了好一阵：“就那样冒冒失失地跳进水里，出了事怎么办？”还有，他究竟怀着怎样的想法，说自己在邦涓度过的日子是最美好的？

KK重新钻出水面，告诉我他在水下看到了B-29轰炸机，它还留有四个完好无损的螺旋桨。那时我的模样有些滑稽，对他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几年后，我才得知真的有B-29轰炸机曾经坠落在米德湖中。那个时候，KK果真是在水中看到了B-29吗？抑或为了捉弄我，他在信口胡诌？

“在韩语里，那叫‘摊尸泳’，不是‘僵尸游水’。当然，尸体就是僵尸，游泳也就是游水。但‘摊尸泳’不能叫‘僵尸游水’。”海琵再次通过后视镜看着我说道。

我按照听来的，试着念起“摊尸泳”一词来。听来果然像东方语言。可我的舌头不听使唤，只好作罢。

海琵继续说着：“‘摊尸泳’是孩子们的叫法，大人们管那叫‘仰泳’，翻译成英语的话，摊尸泳不是a corpse swimming，而是a backstroke。”

我说：“不，海琵。那时KK做的不是a backstroke，而是a corpse swimming。”

望着我坚决的表情，海琵一脸慌张。不知不觉间，右边的漆黑海洋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里，取而代之的是盛满月光的峰峦。大海被我们甩在了身后。39岁那年惊慌失措地“扑通”一声跳入水中，带着

不安的眼神寻觅KK踪迹的我，令此刻的我好生羡慕。

三天后，在开往邦湄的路上，海琵向我讲述了这几天里发生的事。那天晚上，她回到家在网上搜索了大约三十分钟后，终于意识到我提供的信息对寻找邦湄毫无帮助。

她在屏幕上看到的都是把“夜晚”（韩语中“夜晚”与“邦湄”发音相似）拼错的句子。例如，“相反，凯瑟琳说‘邦湄’不管是吃了方便面还是其他东西睡觉的话，不是脸，而是屁股会变大，让周围的人捧腹大笑”，或“人造卫星在‘邦湄’能用肉眼观测到。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像星星一样的物体正缓缓移动”。

在谷歌里输入“Bamme”，也一无所获。那是德国人的一种姓氏。海琵又输入了“Bam Me”。接着“U deon nal do nun mul le jeoj jeoss deon seul peun bam me do”之类的奇怪语言出现了。“这都是些什么？”她嘀咕道。

海琵的电脑旁，有一块小小的双面镜。一面照出脸的本来大小，一面可以把脸放大。海琵端详着自己，忽然伸出手来，把镜子转到放大的那一面。卸妆后的脸上雀斑毕现。但这也比以前少很多了。雀斑自从三年前开始出现。可这三年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让自己暴露在阳光底下。

一次，好久不见的朋友看到海琵的脸，大吃一惊。朋友说，如果不是紫外线的问题，那便是因为雌性激素。听到这话，海琵反驳道，是因为压力才让雀斑增多的。对于怀孕时才会增多的女性荷尔蒙

蒙，海琵拼命诅咒。她再也不想经历怀孕。在雀斑突然大增的日子里，海琵每晚都会顺手拿起周围的食物大吃大嚼。夜晚？邦湄？接着，她重新盯着屏幕。“无论是开怀大笑的日子，还是泪水盈眶的夜晚……”这是韩国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中国人为了学唱，用英语把它标记了出来。

第二天，因为身体疲惫早早躺下的海琵，在一股注视自己的目光下，惊醒过来。是丈夫在凝视酣睡中的她。

丈夫身上的一股烟酒味扑鼻而来。见海琵醒来，丈夫起身走向厨房。接着，传来了打开冰箱门拿东西的声音。海琵再次闭上眼。

在厨房里，丈夫问道：“邦湄是哪儿，你打听清楚了吗？”

“不知道，说是那人的故乡。”海琵闭着眼说。

“谁？”

“一个叫KK的。那个作家的年轻恋人。”

“比她小17岁的那个韩国留学生？不知为什么，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嗨哟。”

丈夫一边说着话，一边一口一口地饮着水。如果说像我一样，海琵身边也出现了一个比她年轻17岁的恋人，这位丈夫显然会十分高兴的。

“应该不是‘夜晚’的谬误。不是说翻过一座长满栗树的山，就能看到黄海吗？那样的话，应该是邦森。这个地名大概在日本殖民

时期被改成了‘栗山’。”就那样，海琵的丈夫找到了距首尔一个小时车程，临近黄海的“邦湄”。

一个半钟头里，经过了无数商铺、房屋、红绿灯与十字路口后，我们又重新行驶在了高速公路上，好不容易到达了“邦湄”。海琵下了车，把我带到被工业废水重重污染的河边。

它如同长久以来清洗画笔上沾染的各色颜料的水桶，水色浑浊。至少被涂抹了三次的暗灰天空里，没有我想象中的太阳。这儿没有笑声，更没有最美的面孔。两侧大堤的间距虽宽，水量却不大。河的左侧铺上了红色的聚氨酯胶。鲜红的道路沿着笔直的暗灰水流，一直延伸到前方。这暗灰在水泥砌成的建筑外墙和烟囱上，石砖铺就的人行道上，还有沿路排列成行的电线杆上都能寻到。太阳小如黄橙，硬邦邦地镶在西边的天空上。看着这一切，我凝神呼吸。我无法相信，1976年KK曾畅游于这种地方。

“这里是产业园区，建于很久以前。”海琵不顾我一脸的惊讶，用毫不自信的语调说起了自己准备好的内容，“首次制订这个产业园区的建设计划是在韩国实施第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之时。嗯，所谓第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嗯……”

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细细打量起海琵来。她39岁，正是我与KK相爱时的年纪。每晚的暴饮暴食也没能完全摧毁她的身体。她的身躯依旧明媚纯净。

她一脸的忧郁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没来得及意识到她的身体

正强烈散发着最后的美丽。在机场初次相遇时，海琵如同站在火边的人，脸上阴影婆娑。

她介绍自己名叫“惠美”，说她是我离开这个国家之前的翻译兼导游，语调让人觉察不出感情，平静而又淡漠。然而，当她伸出胳膊和我握手时，手心里却透出了凉泔泔的汗水。海琵紧握着我的手，说如果记不住她的名字，想想“help me”就行了。Help me? 我笑了许久，然后回答我会记住她是happy（海琵）。

我对滔滔不绝介绍产业园区简史的海琵果断地说道：“这里不是邦湄。”

海琵回应道：“这儿正是邦湄。正确地说，应该是邦密。原本叫邦森，现在叫邦密。”

我完全听不懂她的话。对邦湄、邦密，还有邦森的差别，我无法完全弄清。“反正这儿不是KK‘僵尸游水’的邦湄。”

“这儿就是邦湄。还有啊，那不叫僵尸游水，应该叫仰泳。”

这一刻我总算明白，自己和海琵根本无法沟通。她怎能把我带到这种糟糕、恶心的地方？

“你虽然被聘为我的翻译，但丝毫无法理解我说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叫‘僵尸游水’。你对我的话，从来没有注意听过。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发泄起自己内心的愤怒来。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副模样俨然是个纠缠于过去的疯老太。然而，我无法自控，眼泪即将夺眶而

出。穿越世界上最宽广的海洋，我的付出只是一种徒劳。我只想回到美国，逃离这座“没有永远，充斥着昙花一现与碰撞冲突的都市”。现在马上！

我对于白昼的记忆缺失，能记住的大部分是黑夜。对于白昼，我记住的仅是紫楹花的色彩，阴天呈暗紫，晴天则显蔚蓝。我记忆中的紫楹花，忽而着紫衣，忽而披蓝衫。我能确定的一点是曾经发生的那场暴动。从4月底开始的那场暴动犹如飓风，从都市的南边开始一路徐徐北上。

正如飓风，它所到之处皆化作废墟。即便日落之后，中南地区也没有夜晚。都市一整夜火光冲天。没有起火的地方，手持步枪和手枪的人们高度戒备着。人们说，黑人没有正义。然而，他们缺失的不止这些。街上没有警察，也没有州防卫军。

5月1日，我见到了KK。一见面，他便告诉我，白天从十七大街与西方大道交叉路口的药店出来时，碰见了一个墨西哥女人。女人站在药店所在大楼拐角的紫楹花树下，不停地与来往的人们搭讪。

“我不懂西班牙语，虽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我想应当是讨些零钱的意思。我连一美分都没给过街上的人。可是很奇怪，突然间就很想给她钱。她的表情，怎么说呢，奇妙极了。一侧明一侧暗，嗯，比起这么形容来，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带着与光影共存的某种不安……反正我掏出了口袋里的硬币递给她。正准备转身离去时，那个女人对我说：‘请相信救世主耶稣基督。’”停了一会儿，KK又说

道：“这应该是好话吧？”

“当然，这当然是句好话。KK，因为你做了善事。”

那天夜里，KK在浴缸里接上凉水，我们一起沐浴。米黄色的塑料浴缸，容纳两人略显逼仄。我们以不舒服的姿势在水中相拥。谁都没有开口。

无论因为汗，还是因为水，我所爱的KK永远身体潮湿。我喜欢他湿漉漉的身体触碰着我。这潮湿的身体，与普通肉体大不一样，有说不出的柔软与娇弱——少年的身体。如同稍不留神就会在水中四散开去的颜料，这潮湿的身体似乎会扩散到空气之中。

为拼命阻止这一切，我执意纠缠于KK的身体。我所知的幸福便是如此。我请求他继续。我命令他不要停。我说只要他愿意，对我做什么都可以。我说自己永远满足。KK淡漠地点了点头。

虽然还没到感觉炎热的程度，但每一番云雨过后，我总是睡不安稳。那里，感受到阵阵的燥热。枪声时断时续，待人们快要忘却时，窗外又重新响起。

我睁开眼，发现自己把脸埋在枕头里。我顺势伸出胳膊，却没能碰触到KK的身体。我猛地想到，自己还有重要的话没对他说。我小心翼翼地呼唤KK，担心或许他不在。然而，他在黑暗中赤裸着身体，正凝视窗外。

南边的建筑物或汽车之类的在夜色中燃烧起来，天空一片透明。我让KK回到床上。他说，火海中的城市真是令人惨不忍睹，但还

想再看看。为何他嘴上说火焰的可怕，却不愿来到我的身边？我重新抱起枕头，喃喃自语着曾想说给他的话。“什么都可以，只是万万不可离开我。”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说这些。一段日子里，我害怕自己会从梦中惊醒，以至于睁眼到天明。

早上，从KK家中出来，开车经过十七大街时，我想起了他说过的紫楹花树。我朝那边扭过头去，只见很多人双手被缚在身后，成排地趴在停车场上。他们都是暴动时乘机抢劫店铺的拉美移民。倒在边上的几个人试图站起来，拼命挣扎。那模样仿佛被掀翻的金龟子。

这一记忆实在是太过触目惊心，就连两年后故地重游的时候，我都不愿再去那家药店。再去那里，是KK卧床不起时的某一日。我并没期待直到那时树下仍会站着那个墨西哥女人，而且正如我所料，女人果然不在。

幸而紫楹花树仍守候在原地。我抬头仰望满树的似锦繁花。我记不清它是蓝还是紫，能记住的是我曾经在树下潜心地祈祷：KK不是做了善事了吗？平生头一次给墨西哥女人施舍了钱。如果你真是救世主……

平时从未祷告过的我也不知这样的祈祷是否灵验。其间，花瓣一片两片地随风飘落下来。我在树下站了约十分钟。是时间过于短暂吗？几天后，KK死了。

当然，我知道KK是如何死的。在头上缠满层层绷带的他身边，一直守护到最后的人是我。常看到医学类电视剧里，人们紧紧抱住准

备送入急救室的昏迷亲人号啕大哭。而当我最初看到头肿得大如西瓜的KK时，甚至无法顺畅呼吸。我怕影响了他。担心自己微小的动弹都会给他带去影响。

要是知道结局如此，我当初一定紧紧抱住他。如同几天中一点一点搬走自己的行李，某日突然神秘消失的邻居一般，KK一步步地却突然地死去了。

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瞬间，让人猝不及防。一直到死去的那一刻，他也没能知道我就在他的身边。在等待他醒来的时间里，我曾无数次在他耳畔轻唤他的名字。

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金基俊”。我对这个名字仍然陌生。基俊，如果我现在试着念出来，声音会飘散在虚空中。他无法聆听我的声音。我从未呼唤过这个名字，这成了我永远的悲哀。

然而，我不明白KK为何会死。我仅仅知道他是如何死去的。他究竟为何会死？我苦苦思索，最后想到说不定是因为火焰。死去的两年前，他站在窗边凝视暴动中的火海。他浑身赤裸，独自眺望那跳跃的火舌。他嘴里说害怕，却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冲天的大火。即使称我为迷信的蠢女人也无妨，因为无论如何，我都要找一个能让自己安心入睡的理由。

工厂之间有个小小的公园。低矮的土丘上，圆形花坛周围，安放涂有厚厚古铜色油漆的长椅。一侧可以望见为紫藤花之类的藤蔓植物而立的支架。我以极不舒适的姿势坐在长椅上，注视着杜鹃花怒